

江元

周刊

8 江元

2026年1月14日 星期三
主编:周璐 美编:职文胜
版式:洪菊华 责校:江婧

人生的极值

读王小波小说《红拂夜奔》时，书中执着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数学老师王二令我印象深刻，也对费马原理有了兴趣。

费马原理是几何光学的基本定理，由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提出。它说的是，光传播走的路线是光程的极值情况，不一定是极大值、极小值或者拐点，不一定是绝对最短的路线，所以也叫“最短时间原理”。网上有个通俗实验能帮我们理解：光线从空气中的A点经水面到B点，不走直线而是发生折射。因为直线在水里路程长，而光在水中传播速度慢，走直线反而耗时更多，光选择的是用时最少的路径。后来，费马原理扩充为“平稳时间原理”，以椭圆焦点反射为例，光线从焦点A到焦点B有无数路径，且所有路径光程相等、传播时间相同。

这让我意识到，自然界路径选择并非追求单一“最优解”，特定条件下也存在多种可能。

近几年，博士送外卖的新闻引发“读书是否有用”的讨论。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博士往往与高精尖的科研工作、光鲜亮丽的职业形象紧密相连。传统观念将博士学历与“高精尖科研”“高端职业”绑定，就像把光的路径限定为“最短时间路径”，忽略了其他可能。现实中，博士选择送外卖、高空作业等职业，恰似光选择非最短路径。这些选择可能因个人需求、环境限制或兴趣驱动，但同样能实现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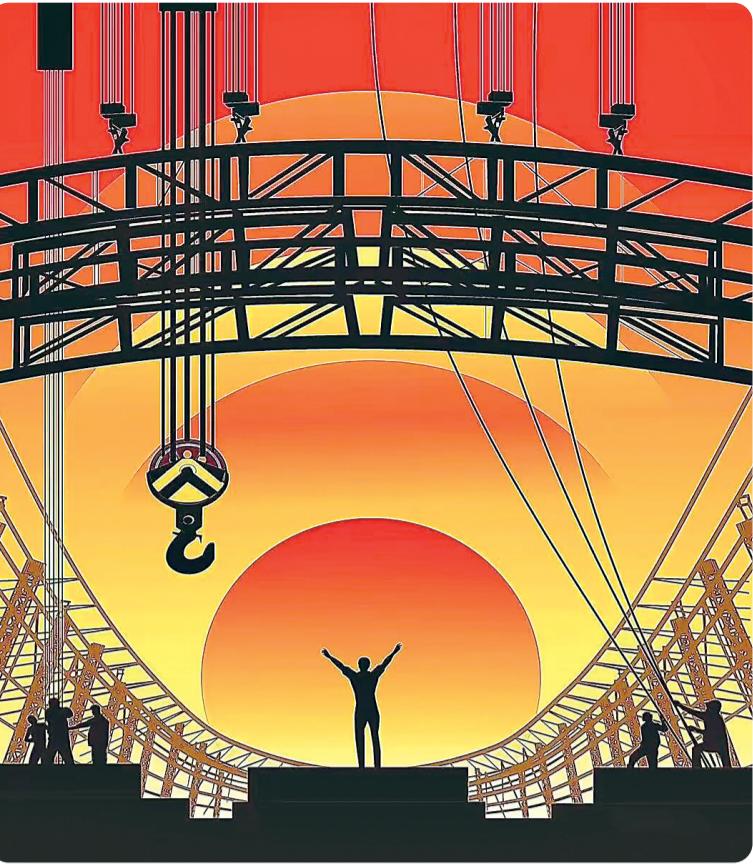
最初，费马提出“最短时间原理”基于直观经验，如光线直线传播、镜面反射、“平稳时间原理”对之前的观念做了修正，让我们看到了自然规律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博士选择非传统职业，如同费马原理的修正过程，他们用实践挑战既有规则，证明职业价值不取决于学历标签，而取决于个人能力与岗位需求的匹配、对社会的贡献以及自我实现程度。“博士工人”陈颢元投身高空带电作业，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改良工具、提高工作效率，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收获了诸多荣誉。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博士学历并非只能在特定的“高大上”领域发光发热，只要能在工作中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作出贡献，任何职业都能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无论是光还是人，真正的智慧在于不被既定规则束缚，以开放心态探索所有可能，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本质目标——对光而言是传播，对人而言是创造价值。

(周璐)

舞台在云起之处

李玉梅



晨光版画 袁一明作

舞台启幕

跟在师傅身后，陈颢元抬起右脚，紧了紧腰间的安全带，又扶了扶头上的安全帽，踏上了他工作后爬杆塔的第一个台阶。有点忐忑，又有几分雀跃，毕竟这是一方崭新的舞台。

但这并不是陈颢元第一次爬杆塔。第一次爬杆塔时他还在念博士。那会儿在南京跟着导师做一个跨江塔项目，在可爬与可不爬的选项中，陈颢元勇敢地选择了前者。那时的陈颢元身形清瘦，脚步轻盈，小心翼翼地跟在导师身后，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忐忑不安地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高空行走体验。

很多人会好奇陈颢元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工作。他总是会礼貌地笑笑，真诚地给出答案：其实是我工作的选择的我。

从小生活在云南玉溪河畔的陈颢元，怀揣着到顶尖学府深造的梦想，高考志愿原本是上海交通大学，奈何发挥失常，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让一直看好他的班主任倍感意外。这次偏离人生预设轨迹的经历，悄然在陈颢元心中埋下了不服输、一往无前证明自己的种子。大学阶段，与电相关的学科一直是陈颢元求学路上的拦路虎，别的学科，他能轻松考90分甚至满分，唯独电工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考80分。那些望电生畏的日子，即便多年过去，依然会闪现在陈颢元眼前。陈颢元的硕士研究方向，被导师确定为《大跨越架空输电导线的微风振动》。考入武汉大学结构工程专业读博士，彼时正值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如火如荼，在确定研究方向时，导师告诉陈颢元，输电铁塔高强度大规格角钢轴压稳定领域有许多研究值得继续推敲，建议他在这

个领域中寻求突破。不知为何，绕来绕去，陈颢元的专业始终离不开一个“电”字。更为戏剧性的是，从读硕士到博士的几年里，陈颢元跟随导师走遍了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的输电中心、宜昌、荆门和鄂西北分部。

每次跟着导师去现场，陈颢元的内心都是雀跃的。书读得久了，教室的四面围墙把他夹成了平面的书页，而沿着输电线路行走，无论是跨越江河，还是翻山越岭，总能体验到不一样的风景。每次仰望超高压杆塔，在那云起之处，总有别样的风景。

古人修身养性有四法，曰望云、穿水、抱树、伏地。虽然早已不记得是在哪本书上读到的，但这段话至今陈颢元依然倒背如流：“云者，天地之气，变幻莫测，有神无形，有规无定。望云时，仰首面天，直视云间，心浮云止，心静云动。洞察云之变化，思悟云之奥妙。”从彩云之南来到九省通衢之地，陈颢元的生活中有了诸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对望云的执着。那一抹云彩，似乎总在对他说：“上来吧！这边风景独好！”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2023年，陈颢元被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录取。在报到现场，人力资源的主管拿着他的履历翻来覆去地看，“陈颢元，我觉得你应该去检修中心工作，那个舞台更适合你”。

人力资源主管的话，与导师曾经给陈颢元的就业建议在此刻完美重合，连说话的语气都如出一辙。他不再犹豫，欣然在报到现场修改了原定的工作岗位，改到了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检修中心。于是，陈颢元成为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检修中心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博士。

钢琴伴奏

右脚落下，左脚抬起，师傅走在陈颢元前面，身轻似燕，爬杆塔时抬脚落步如芭蕾舞者般轻盈。反观自己因为心宽体胖，走得气喘吁吁。好在每向上迈进一步，就离横亘云端的导线更近一步。抬头仰望，目力所及的导线宛若浩渺苍穹上漫无边际的一页五线谱，上面零星散落着一些小黑点，就像五线上跳跃的音符。与爱人纸质的钢琴曲谱不同，天空的那些“音符”会飞，待陈颢元靠近一些时，它们会欢快地拍打着翅膀，“呼啦啦”地飞起，眨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

对钢琴的兴趣，起初是父母强加给陈颢元的。等咬牙切齿地熬过了入门的枯燥期之后，陈颢元发现自己幸运地推开了一扇通往深邃、瑰丽的钢琴世界的大门。在那里，他发现了灵魂之上的音乐之美，也在一次次进错琴房的偶然里邂逅了自己的爱人。

那天，去学校的琴房预约练习，工作人员误把一间还使用中的琴房分派给了陈颢元。站在琴房门口，《莫扎特奏鸣曲k457》第一乐章透过后门缝一点点向外渗漏。陈颢元静静地聆听着，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音乐世界。咦？是谁？在这小小的琴房里，用灵动的音符撩拨着他的弦，让他的内心泛起层层涟漪。

侧耳倾听了许久，陈颢元轻轻推开门，门开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一个陶醉在音乐中的美丽精灵——女孩坐在琴前，纤细的手指在琴键上轻盈地跳跃着，

脸上洋溢着幸福而陶醉的笑容。幸福的故事总是相似的，陈颢元与爱人的故事从一个美丽的错误开始，成就了一段四手联弹的幸福。

爱人无条件支持陈颢元的选择，也认同他把超高压比作天地之间五线谱的意象，笑语嫣然送他一句良言：“陈博士，舞台很大哦，你就好好弹奏吧！”

陈颢元融入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检修中心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喜欢这个团结、充满凝聚力的集体。输电的现场工作，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同事之间无条件的信任，以及相互依存与托举。他从运维班主动请缨，选择了高空带电作业，成为一线班组的一名普通工人。其实也不普通，博士学历是陈颢元不容忽视的人生光环。

在质疑、期待、观望与信任交织的目光中，陈颢元跟在师傅身后，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登高作业，从最初的胆战心惊、面无人色的高空首秀，到后来从容不迫，淡定坦然的工作日常。成为一个能爬塔的博士工人，只是陈颢元人生乐章的序曲，是第一乐章。要如何谱写接下来的乐章，才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即便告别了校园，但导师的话陈颢元一天也没有忘记，“不做空中楼阁的科研，创新必须源于现场痛点，扎根于一线，服务于实际需求”。

也许，“创新”可以作为第二乐章的主题？一朵云轻抚杆塔顶端，陈颢元的心事，只有云知道。

聚光灯下

外骨骼”，再到受力异常时候自动变色预警的“无源智能变色螺栓”，以及仅用时15秒就能精准评估拉线状态的“拉线塔拉线应力状态检测装置”……这些无一例外都是陈颢元在那个白云生处的舞台上获得的智慧火花。

凭借这些创新成果，他收获了20多项电力行业省级、国家级荣誉：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七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金奖、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水电质协电力行业QC小组活动二等奖……

时至今日，偶尔还有不知情的人再三确认，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检修中心的陈颢元作为博士工人是不是一场秀。面对这样的说辞，陈颢元不争不辩，只是一笑了之。毕竟，他的舞台在云起之处，自己精彩便好，与旁人无关。

那天，陈颢元披着绯红的晚霞，从高耸入云的杆塔上缓缓下来。他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查看爱人有没有给自己发来信息。没想到，接二连三蹦出来的却是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的拟采访通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回头望一眼已经隐匿在暮云中的杆塔，陈颢元心潮澎湃：等记者来采访的时候，定要带他们去云端走一走！

心念及此，陈颢元脸上浮起一抹独属于三十五岁“高龄少年”的纯粹微笑。

李玉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云门向南》《国碑》《怒放》《生命交响》《安得广厦》《杨靖宇：白山忠魂》《擎云志》《大科》《强国记：中国知识产权的力量》《风起胶济》《杨利伟：中国首位太空探路者》等。曾获第二届军事文化节优秀作品奖、第六届“泰山文艺奖”、首届秋白中短篇报告文学奖、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面之缘 阿成

阿成：中国作家协会原全委。曾任黑龙江省委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曾经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鲁迅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数十项奖项。代表作有：《赵一曼女士》《年关六赋》《生活简史》《殿堂仰望》等长、中、短篇小说，随笔集等四十多部。

先前，对兰州的印象很模糊，仅仅知道公元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剿匈奴凯旋回来，在这里建筑了“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第一城——“金城”，就是现在的兰州。再就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想在这里建都……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数“兰州拉面”了。

在全国，以拉面闻名的城市唯有兰州。我是个喜欢吃兰州拉面的人，以至于每个星期我都专门去松花江边的早市儿的小吃摊上吃一碗兰州拉面，过过瘾。卖兰州拉面的是一家三口，老两口和一个年轻的媳妇，均操着一口兰州普通话。这样的拉面，无疑是正宗的。拉面分大碗和小碗。通常我要一大碗“韭菜叶”（就是中宽的拉面），再剥几瓣生蒜。坐在长条凳上款款享用。在吃的过程中，不断地有人进来、有人拍着肚子满足地离开。拉面摊的生意比卖油条的、卖炸糕的、卖烧卖的要好很多。基本上没有空位。便是客满了，稍微挤一挤，往那边挪一挪，将就一下，也可以在长条凳坐下用餐。不管怎么说，总惦记想吃点什么的人，说到底是一个幸福的人，会生活的人。也有一些废寝忘食工作的人，他们的午餐、晚餐，甚至早餐，通常是叫外卖。一边吃，一边饥渴地盯着电脑屏幕，时不时地放下筷子，腾出手来挪动鼠标，处理工作。至于外卖的食品是什么味道，对他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填饱肚子就可以继续工作。就这样，从春干到夏，从夏干到秋。从秋天到银装素裹、大雪纷飞之时，周而复始。而我，却悠闲地坐在江边的拉面摊儿，一边吃拉面，一边远眺着江上宜人的风景，看音符式的江鸥在江面上上下翻飞，看周边春花烂漫，看夏天玫瑰色的朝阳从江面上一跃而出，便是漫天大雪的日子——哦，漫天大雪，太棒了。我照例要踏着皑皑的白雪，去江边的拉面摊儿，来一大碗热腾腾的拉面，剥几瓣生蒜，一边看着从冰封的江面上过江的人，一边等候着。“叔，你的拉面。”做拉面的年轻媳妇说。我说：“谢谢——”要说这风冒雪的，跑过来就为了吃一碗拉面，为什么？也不为什么，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喜欢吃兰州拉面。哪怕是人在千里之外，也常常想念江边拉面摊上的那一大碗热腾腾的“韭菜叶”。

说起来，小的时候想要吃一碗面，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寻常百姓家的生活大都比较清贫。只有星期天，才有可能吃上一大碗母亲做的香喷喷的热汤面。母亲的岁数渐渐地大了，家里的兄弟姐妹又多，如果让母亲一个人来擀这么多人吃的面条，实在是太辛苦了。于是，老爸就建议用家里的面粉去轧面作坊换挂面。在轧面作坊那儿总会有三五个人排队。每人都拿着一个装着面粉的盆子等候着。轧面作坊只有三名妇女在简陋的轧面机那儿干活儿。星期天是她们最忙的日子，可她们非常开心，有说有笑地干着活。这大约也是她们最幸福的一天。她们接过换挂面的人的面盆时常常会说：“你这面有点潮了。”对方会说，“嗨，平时舍不得吃，放的时间太长了。”平常的日子来换挂面的人很少，偶尔有来换的，也是家里突然来了客人。空闲的时光里，轧面作坊的三名女工就坐在那聊天，或者打瞌睡。有时候还不见人来，就会到作坊外面去看看。外面的阳光刺人眼。

家里除了星期天能吃上一碗热汤面。在我生病的时候，母亲也会单独给我做一碗面。可真香啊，一生都忘不了。在我50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记得和我同在一个编辑部的副主编大哥跟我说，唉，今后我们都是没娘的孩儿了……

大女儿知道我有吃面的喜好，有时候，会在我外出回来时给我擀面条，做一碗热汤面。当然，年轻人做的面尽管稍欠火候，可毕竟是一份孝心，心里暖暖的。这些走南闯北，像一只随风飘荡的风筝，南滋北味的各种美食也算品尝了不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面。人在他乡的宾馆里，吃早餐的时候一定会让师傅给我煮一碗热汤面。觉得这样胃才舒服，精神也会愉悦起来。记得有一次在黑龙江的一个县城，朋友领我去一家面馆吃早餐，来这里吃饭的顾客非常多，几乎是座无虚席，而擀面条的只有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我有些吃惊，问：“这擀得过来吗？太累了吧。”她说：“习惯了。不管咋说，也比割麦子轻松。”我看她在擀的时候在面皮上撒一些苞米面，我有些奇怪。她说：“这样擀出的面条就不黏了。”哦，原来如此，看来做面条是门学问呐。

一夕，出差去兰州，心想，无论如何要吃一次正宗的兰州拉面。也可能是喜欢拉面的缘故，觉得兰州很吸引我。兰州是全国唯一一座黄河从城中心穿流而过的城市。兰州控黄河而屏皋兰。这足以让兰州城一下子气度不凡起来。还是先逛一逛吧。总要把肚子空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地品出地方美食的特色来。矗立在立交桥一侧的大西关清真寺、九曲安澜的黄河大桥、在黄河上航行的汽船、冒着黑色浓烟的大驳船、沉浮而去的羊皮筏子、黄河边巨大的古代木制水车，兼之黄河两岸一幢连一幢的高层建筑，以及那些过去我一直错认为是黄刺梅的连翘花，渐次奔来眼底。今之兰州无疑是大西北的一枝璀璨的奇葩。

但重中之重，还是去品尝一下正宗的兰州拉面。兰州人说，如果三天不來个“牛大碗”，心火难耐。那么，这是怎样神奇的面呢？

兰州的面食很丰富，凉面、浆水面、酸汤面、臊子面、扯面、甩面、扁豆面、炒肉面、干拌拉条、炒搓鱼儿等，花样繁多，让人一下子记不过来。但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兰州拉面，并且兰州拉面还是有故事的面。据说，兰州拉面即兰州清汤牛肉面，是清光绪年间一个叫马保子的回族老人首创的。他的拉面有五个特点：一清（清汤）、二白（萝卜白）、三红（辣椒红）、四绿（香菜、蒜苗绿）、五黄（面条黄亮）。我去吃的是兰州城里最有名的一家拉面馆。因为不是饭点，客人不多。落座后，净手、品茶，等待拉面师傅当面的表演——这是该店的传统。看那位表演拉面师傅的胸牌儿，居然和一位大歌唱家同名。这个小伙子长得清秀，隐约还有一点文气。他当着我的面儿，擦、揉、抻、拉、摔、搅，拉出各种宽度不同的面，毛细的、细的、中细、中宽、三棱的、四棱的，菱形的，都是三下五除二，干净利落地抻成了。真是让人拍案叫绝。好手艺啊。听说，这年轻的师傅，是兰州拉面大赛中的金牌得主。

品尝过后才知道，正宗的兰州拉面是什么味道，什么水平。正宗的兰州拉面，似乎与黑龙江的“兰州拉面”有些不同。正宗的兰州拉面，清淡、柔软、精致，加老醋后，款款品尝，才能得其中之妙。而黑龙江的兰州拉面，呼噜一进口，吃面人就可以高喊正宗了。可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晏子使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聊做一种解释吧。